

【我读我思】

天堂县的人们,还好吗

□文暖(公务员)

蒜薹事件发生的时候,吾尚年幼,不闻世事。年岁渐长,偶尔听乡人们说起,或是不咸不淡地笑笑,或是不着边际地谈彼时场面的盛大——他们是意识不到还是压根儿就无从意识事件背后的深刻?

莫言先生获诺奖后,自一篇小文中知悉蒜薹事件发生后不久,当时在某报社工作的莫记者,曾到“天堂县”小旅馆内潜伏。作为“天堂县”的一介子民,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闻此激动不已,恨不能一间间旅馆问去:可有先生当时的住宿登记?可惜,二十余年沧海桑田,那一片低矮破旧已被今日高楼的气宇轩昂替代,半个脚印也寻不得了!惆怅叹息之余,还是留存着“他曾到过这里!”的惊喜与自豪,似乎自己也身价倍增,唯独没感觉到羞惭。

我该不该羞愧?一切,与我有关吗?当下的情景里,也时常会对很多事情抱怨,不过,我同时也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默不做声顺流而下是不是推波助澜?拍案而起抗争到底会不会有所改变?但是拍案、抗争的勇气与底气,又到哪里取?

好吧,与多数“天堂县”的百姓一样,我是一个懦弱的人,一个没有主意的人,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所以读《天堂县蒜薹之歌》的时候,我真切觉得虽然有所不同,那片土地却还是我生活着的土地,那些人也还是我身边的乡邻。蒜薹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了,可是类似“结阴亲”之类的事,总还在某个隐秘的角落里兴旺蓬勃。作为“天堂县”的一员,我尊重这种无法言说的习俗:与遥远时空里往土

地庙捐门槛的祥林嫂相对应,乡人们并不把这当作什么愚昧迷信。怎么会是迷信呢?没有固定、持久的信仰,灵魂如何安放?所以,这不过是包含着美好希望的现世心安啊。

有一个人始终让我毛骨悚然:乡里的杨助理员。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官”——在古代,大约连“吏”也算不上吧——他原本应该是被忽视的。可是在信息沟通不对等的情况下,能够“上传下达”的他,成了相当厉害的人,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小聪明,把手中大小的权力发挥到极致:让“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对他既尊敬又信任还害怕,心不甘情不愿地为他付出着还得感谢他。忍不住想:现在“天堂县”还有这样的人吗?如果他职位晋升了,小聪明能养成大智慧吗?他的素质、情

怀,能提升、扩展吗?

赶上好时候,乡村应该焕发生机。然而乡村的确是老了:孩子们外出求学了,青壮年离乡打工了。不知离开“天堂县”的他们,可有流浪的苦楚?可有思乡的忧愁?更不知在他们回望的目光里,家乡,究竟是什么模样?

“天堂县”的人们啊,朴实的终还是朴实,淳厚的终还是淳厚,而灵活的永远是灵活,冷酷的也永远是冷酷。倔强的,也许能坚持出什么,也许,最后只能是绝望。

可是,绝望了日子就不过下去吗?无论如何,日子总得有滋有味地过。就如同,明知什么也寻不得,我还是装作饶有兴趣的样子,朝着日益时尚的宾馆一家家问去:有没有莫言先生的登记?



【绿灯奶奶评读札记之三】

少年向经典致敬

□马瑞芳

好读书,读好书,向中外经典致敬,是读书少年可贵可喜的选择。第三场像预先约定,孩子们的推荐,本本经典:《诗经》、《三国演义》、《威尼斯商人》、《海蒂》、《射雕英雄传》、《射雕》已是武侠小说经典,传统“经典”成色稍弱,焉知若干年后不会成“真正”经典?须知,《三国演义》、《飘》当年都是通俗小说,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想和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比试一番的街头流行曲。

《海蒂》是我60年前酷爱的经典。瑞士作家以阿尔卑斯山为背景写善良纯真的海蒂,引起11岁彝族女孩乌呷的共鸣:“我和海蒂都拥有一颗乐观勇敢的心,它让我们无论在哪里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乌呷只有四五本课外书,但她读一本深入一本汲取营养,“我看书的时候,全身投入,把自己想象成主人公,他快乐我也快乐,他伤心我也伤心。享受阅读带给我的快乐”。乌呷读了《海蒂》,就像海蒂一样,适应新环境、助人为乐。

乌呷充满感情地描述家乡自然风光:“我们山里面,你可以看到郁郁葱葱的树林,可以沐浴到阳光,享受黑土的芳香。”听她描述得那么准确生动,我忍不住问:“乌呷,难道你不想当个作家,将来也写本《海蒂》这样的书吗?”乌呷回答:“我的理想是当教师,教育出一批批金凤凰,让孩子们写出一本本更好的书!”多令人感动的孩子!于是,爱称满场飞,李潘喊“氧气妹妹”,绿灯奶奶叫“阳光女孩”。这才叫“深山出俊鸟”!第一次来到大城市,落落大方、淡定从容,是经典赋予她的气质,是读书让她如此出众。

《诗经》可是三千年前的文字啦!13岁的邵天泽用诗样语言解读中国最古老诗歌的内涵:“从春日依依的杨柳,感受士卒思乡情怀;从水中参差的荇菜间,体会君子追求美好的真挚……万物皆哲人,万物有诗情,生命因诗而美丽。”回答郦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什么意思”,这显然是“陷阱式提问”,天泽说:“首先是与战友之间的契约,共同团结,并肩作战”,其次,可理解为夫妻恩爱、白头到老。

13岁“研究”周易已四年,上小学前就学完《论语》、《大学》,家长认为国学是童子功,邵天泽则说“阅读让我知道如何做顶天立地大写的人”。原本顽皮的男孩读经典后,成了谦谦君子。老师告诉天泽“你又是年级第一”,他马上给老师鞠躬:“谢谢老师教导有方,我会继续努力。”他孝顺父母,天天打扫卫生间,“我做些脏活,父母就有更多时间休息”。这孩子读经典真是既长知识又增涵养!郦波赞他“对传统文化有归属感”,李潘赞他“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我看着这个彬彬有礼、一直手贴裤缝的男孩想:难道这娃是直接从唐传奇或聊斋故事走下来的读书种子?

10岁的齐子涵齐胖胖绘声绘色地讲《三国演义》,有自己的观点,刘备当过草根,“能体会当穷人被人踩多么痛苦,能体恤民情”。如果穿越回三国,齐胖胖想当谁?当然是赵云。七进七出,百万雄兵中救出阿斗。“赵云真厉害真帅啊,不过,我发现他愚忠得有点没有自我了。”11岁的赵一骏喜欢读莎士比亚,背诵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颇有几分孙道临配音的味道,小家伙从阴险毒辣的威尼斯商人联想到:“这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就是现在提倡的中国梦,让更多的人享受平等、公正、诚信。”郦波感叹:“一个11岁的孩子把莎士比亚读到这样,是让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汗颜的一点:人类文明的经典你有多久不去触碰它了?而一个11岁的孩子能做到。”12岁的快嘴武侠迷赵文琪看金庸名作能看出味道,有自己的体会,她分析为什么郭靖能成为武学宗师,因为他有好老师,有“很牛的女朋友黄蓉”、“相当于清华校园里的白富美”,但“主要靠的是他自己的勤奋努力,毕竟靠人不如靠己”。

经典像什么?像阳光,像氧气,像雨露,像黑油油的肥沃大地,是小苗长成参天大树的必要条件。这是读书少年告诉我们的哲理。

【暑期推荐】

貔貅变“皮休”有寓意

□阿真



的焦点,就是皮休体内所蕴含的能量。在经历了一系列阴谋与流血的战争后,兰星人Cici与皮休携手,怀着为了宇宙牺牲的杀身成仁的情怀,带领热爱自然家园的纯种兰星人们取得了胜利,皮休也再次回到了地球上。回到地球上的皮休,看着地球人与曾经的兰星人的所作所为是那么相似,他不禁为人类的未来深深地忧虑,再一次陷入沉思。

儿童文学作品最难得的是超乎寻常的想象,想象可以把纯真无邪的童心带入奇幻迷人的世界。《皮休外传》里的皮休,主要的活动空间是博大无边又神奇瑰丽的海底世界。一会儿与1000条鲸鲨相遇而战,一会儿又被巨型章鱼的触须卷起来差点丧命,一会儿一个神秘的小女孩现身,告诉皮休:“我们在你体内放置了14万个纳米机器人,它们时刻记录着你的心跳、体温、胃酸浓度……”奇幻的情节在书中环环相扣,小读者们在阅读过程中,好奇心会不知不觉地被调动起来,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地读下去。《皮休外传》另一难得的方面是具有浓厚的科幻元素。对于中国孩子来说,被应试教育层层包裹和挟持的大脑,进入科幻空间的机会越来越少,而没有幻想,没有自由,在未来何谈超越和创新。还记得著名作家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吗,在这本书出版的多年后,小灵通真的进入了人们的生活,而随着信息科技的突飞猛进,小灵通如今已被更新换代好多级,然而在当时曾经引发了多少读者奇异而新鲜的想象呀!《皮休外传》中那个体内放置了14万个纳米的机器人,谁敢说几十年后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能吸引孩子阅读的作品,便是好的作品。寓教于乐,必须得先有“乐”。乐来自哪里呢?笔者认为,来自好的故事,来自好的主题,来自好的语言。故事不要太复杂,但一定要有趣,主题不要太严肃,但一定要善恶分明,语言不要太华丽,通顺流畅即可。以儿童为本位,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满足孩子一定的阅读快感,《皮休外传》便是能达到以上阅读诉求的很好的儿童读物。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李秀珍



【阵痛】张翎著,作家出版社

知道张翎这个作家是因为电影《唐山大地震》,当时曾被影片中的故事和人物深深震撼。这部电影的巨大成功,一方面来自于导演冯小刚的超凡银幕再现功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原著小说对灾难中人性的深刻挖掘和表达。徐帆饰演的母亲形象和张静初饰演的女儿形象,其中蕴含着无限耐人寻味的母爱和人性。然而,虽对原著充满阅读渴求,但终是无缘捧读,对这位女性作家的好感和敬意却一直存于心中。

果然,张翎又于今年推出了一部很令人叫好的长篇,名字叫《阵痛》。小说描写了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如今的七八十年间三代女性的命运轨迹。女人虽然渺小,但其命运一样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或悲或喜,或幸或不幸,都是个人难以把控的。于是,书中的三位女主人公以各自生育的“阵痛”为主线,写出了一段段令人唏嘘、令人扼腕又令人难忘的情感婚姻家庭史。每一个女人都是那样真实又那样传奇,命运交互纠葛又交互牵连,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仿佛有看不见的魔咒在左右她们。

好小说必然要有好故事。张翎的小说还好在故事环环相扣,情节跌宕起伏,让人一旦捧读便爱不释手。

【乱时候,穷时候】姜淑梅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本《乱时候,穷时候》是去年冬天读过的书,之所以今日再提它,是因为这几天办公室搬家,扔了很多书,而这是我特别收起来的一本,还想哪一天再读读。

不识字的老太太识得了字已是难得,“从六十来学字”到“七十来写书”,而且写得很生动有趣,那简直就是奇迹了。作者姜淑梅老人在书中记录的“乱时候,穷时候”,虽然生活在当代的大多数人都不曾亲历,但读来却会感到一份亲切和真实,因为那就是我们的上一代人、上上一代人的真实生活。然而,如果不记录、不出版,这样的民间记忆很有可能要失传。书中,从解放前闹土匪遭战乱的“乱时候”说起,说到解放后“穷时候”的挨饿、参加大跃进以及闹关东,还有让人看得惊心肉跳的“闹黄皮子”,几乎原汁原味的叙述,既让人看得恍如隔世唏嘘不已,又感觉充满了历史即将远逝的影子和印痕。这种民间口述式的书目既有可读性又有珍藏价值。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一头白发的老人刚又写出了一本叫《苦菜花,甘蔗芽》的新书,虽写法和题材与第一本相近,但又有很多好故事让你去读。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信箱:qlbook@163.com